



香港
新锐作家
丛书

• 颜纯钧著 •
生死澄明

漓江出版社

生死證明

· 羅曉明著 ·

生死證明

廣江出版社



香港新锐作家丛书

漓江出版社

生死澄明

• 颜纯钧著 •



主编：钟雨 伊紫

香港新锐作家丛书

生死澄明

颜纯钧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68,000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407—1994—X/I·1237

定价: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主 编 前 言

随着“九七”香港回归在即，香港文学越来越引起国内读者的兴趣和注意。读者希冀通过对香港文学的阅读，更加形象地了解这颗东方明珠的神韵和风采。这对香港文学，无疑是增加了一份厚重的人文内涵的期待。

以往，人们对香港的文化，有一种较为固定的评价，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文学，生长在这样的“沙漠”里，其衰荣程度便可想而知了。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偏见。弹丸之地的香港，其文学的内涵和容量自然不能与祖国内地丰茂的文学园地相比，但由于香港特殊的社会地位，却使香港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种独特的生机。是的，“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一种浮萍或寄生草的意识”，使得只有“现在”的香港众生繁衍出一种实用特征，养成了一种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的多元性格。一方面，香港文学自然承继了“五四”以来各种文化人所光大的文化传统；一方面，又极快地涵纳了来自海外的各种新的文艺思潮。这就使少量的香港作品，更多地选择了具有独创性的、摒弃传统文体的、打破正常审美常规的艺术感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香港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相对于祖国内地的文学园地，便都具有了“新锐”的特点。

香港作家众多,创作自然也有不俗的成果,其中的佼佼者,内容和形式都堪称佳品。这里结集的,仅是香港作家作品的代表部分,称其为“新锐”作品,即是源自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背景和文学意义。而入选的几位作家,则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文学角色。有风格平和,但能活画出香港众生“浮世绘”的陶然;有文风诡秘,却能探幽于情海孽缘的颜纯钩;有沉博绝丽,人生观瞻苍凉出世的钟晓阳;还有惊世骇俗,现代感觉湮浸笔墨的草雪,等等。虽只是一扇窗口,但足以领略香港的世风和人情,令我们在欣赏之余不由得惊叹,所谓的“文化沙漠”里,竟会生长出这样“秀色”充沛的绿草,其生命力的顽强,是可敬可叹的。

百年沧桑,香港,终将回归到祖国的怀抱。香港文学,也会在辽远广大的文学世界里傲然地展示出她独有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推出了这套“香港新锐作家丛书”,即是尽可能地满足广大读者先睹为快的需求。选本还将继续,新锐的风格也将继续。

目 录

主编前言	(1)
生死澄明	(1)
橘黄色毛巾被	(13)
眼睛	(23)
螳螂	(35)
团圆	(49)
昨日之——日	(58)
毛毛雨	(67)
天谴	(78)
关于一场与晚饭同时进行的电 视直播足球比赛，以及这比赛 引起的一场不很可笑的争吵， 以及这争吵的可笑结局	(90)
彼岸	(98)

心惑	(109)
灯烬	(122)
结局	(128)
背负人生	(140)
为逝去的.....	(175)
不平路	(186)
失妻	(200)
忌日	(211)
割肉	(220)
红绿灯	(228)

生死澄明

从马尔代夫回来，我们的蜜月便告结束了。其实那根本不算什么蜜月，只能说是一次痛苦不堪的结婚旅行。

上班的第一天，在我桌面上放着渝生的信，放得那么端正，用胶纸座的一角轻轻压住，那种郑重其事带着诡异的味道，看得我心头一凛。

人死了半个月了，他的话却刚刚送达。

我不能再看他的信了，为了他，已经断送了我们的蜜月，我不想再断送什么。

我把他的信放进抽屉，想一想，不妥，又悄悄丢进垃圾桶。

公司里的同事客气地问候我，客气地与我保持适当的距离。自从渝生出事以后，所有的一切都和先前不同了。

一个早上都有点神魂失守的样子，隔一会儿就瞟一眼垃圾桶里的信。一封完整的信好端端丢在垃圾桶里，总是异乎寻常，不由得我不看它。

但是在马尔代夫已经和东羽讲定了，从此不再提起渝生，从此让他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

说是这样说，想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中午在小餐厅里叫了一碗汤面，还是没有胃口，付钱的时候

候从墙上的长镜里看到自己，竟有些陌生。如果结婚是这个样子，那就难怪很多人宁愿独身。

回到写字楼，静悄悄的，同事都趁午膳的空闲逛公司去了。在我的桌面上，赫然又看到渝生的那封信，依旧摆得很端正，依旧用胶纸座的一角轻轻压住。

仿佛他在密封的信里殷殷恳求着，固执地要我看它。我想我最终还是拗不过他的。

似乎很平静地向我告别，说早在他考不上大学那年就想死了，这一次不过是将多年前没勇气做的事做出来罢了，劝我不必为他的死而不安。信末说：“如果能够，我但愿因我的死而令你幸福。”

我心底又有些酸酸的。天地良心，并不是我害死他的，但是他却分明因我而死。这笔心债该如何清算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忘记他，10年、20年，也许有一天他会淡出，等他淡出，才有清静的日子吧！

但是且慢！他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什么叫“因我的死而令你幸福”？难道我的幸福必得建筑在他死的基础上？又说“如果能够”，言下之意即是“不能”。整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不可能因我的死而得到幸福。

原来是这样！甚至在这样死别吞声的遗书上，他也一样压抑不住自己的鬼聪明！

我和东羽约了在外面晚膳。他说了很多话，心情明显地好起来了。我竭力克制自己，尽想些美好的事，放出温婉的目光取悦他。

像他这样做新郎也很不容易了。结婚那天老婆的旧情人自杀，整个蜜月只见新娘悲戚的脸，他没有把我扔在马尔代夫独自

远走高飞，我得择一个吉日到黄大仙还神了。

吃过晚饭我们随便到海旁公园散步。一路上迎面而来的少女都向他行注目礼。当你挽着这样的男人在街上走，而且笃定一生一世和他永相厮守，你会明白为了他忍受任何打击都是值得的。

走到僻静的地方，他突然低声说：“要是你心里还不好过，就不要冲着我扮笑脸，你我之间，还用得着这样吗？”

我怔了一怔，明白他的意思，却又委屈屈地说：“但是，这对你不公平。”

他笑了，摇了摇头，拍拍我的肩膀，搂着我往前走。

在马尔代夫他也这样搂着我走。白天坐着游艇参观，甲板上躺着穿银红色比基尼泳衣的女郎，一个男人把她盖在脸上的书轻轻勾掉；黄昏时分我们在沙滩上乱走，一个男孩哭丧着脸被人半埋在沙洞里；夜晚，酒店里演奏地道的欧陆浪漫情歌，我们很生疏地跳舞，我把眼泪擦在他衬衣的襟上。

他就这样随时随地搂着我，怕我伤心，怕我跑掉。

有一天清晨我早起了，到阳台上看日出。海那边吹来温柔的风，空气湿润而清新。远远的土人茅屋那边，有一蓬蓬白烟冒起，不知是炊烟，还是隔夜篝火的余烬。

我朝下望，蓦觉一阵晕眩袭来。深深的地面上，恍惚又见到密集的人群、警车，以及伸张四肢成大字形趴在地面的渝生。

向着清凉的天空，这域外可爱明媚的早晨，我凄厉地嘶叫了一声。

东羽劝慰我：“我们不须负什么责任是不是？生死一线，不过是选择，谁也强迫不了他。”

有时候他说：“人要死，早晚都是死。地球上人这么多，总有

一些人莫名其妙地死。我们也不是救世主。”

他也有他一片道理，似乎令我心安一些。但他最多也只能这样安慰我，他不能从我脑袋里整个儿把渝生挖走。

东羽还是踢他的球，在绿茵上横冲直撞，像一只长毛怒张低沉咆哮的雄狮。

先是在表哥的婚宴上和他同席，后来就看球赛，后来就赴他的约会，后来就和他结婚，几乎和任何三角恋爱的故事一样平凡。但是渝生死死了。

突然我觉得坐在身边的是渝生。球场上鏖战正酣，成千上万人疯狂叫嚣，他安然坐着，嘴角噙着一丝笑意。对任何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他也一径噙着这浅浅的笑意。一个人怎么可以和外界保持这样可怕的距离呢？

东羽从球场上下来了，在出口处向我扬手招呼。那非比寻常带着无限亲昵意味的手势，分明看在渝生眼里，但是他也不问。

有一次东羽被人踢翻了，躺在场上不能动弹，我冲动起来，就想跑出去看他。渝生也跟出来了，在过道口给护卫员拦着，正在争吵，他轻轻扯我的衣角，低声说：“他没事了，又冲上去了。”

什么都在他心里，他看得清楚透明，但是他不问。就像现在这样，他不在了，但是又无处不在。他在我们之上，俯视我们。

一个死人这样蛮不讲理地高悬在我们头顶，有时候，我憎恨他。

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死是美丽的。天色已经大亮，海港那一边有薄薄的雾，他耸身出去，整个身子画出一道美妙的曲线，张开四肢往下飞。

那几乎是完美的自由落体运动！现在除了地球加在他身上的引力以外，他完全自由了。

他总有几秒钟的时间好思索的。我想他会睁大双眼，看身旁飞速上升的楼宇，直逼而来的地面，或甚至仰起头来，看急遽离去的青白的晨空。

猎猎的风鼓动他宽大的睡衣，像展开一双短翼。他居然像训练有素的跳伞队员一样，利用手脚动作保持身体平衡。

他会想些什么呢？有时候我好奇，就想那些他可能想的。

我和东羽很恩爱，他是大男人，却也懂得疼惜妻子。没有比赛的日子，他在我们写字楼楼下站半个钟头等我下班。他说他喜欢独自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口等心爱的人。

我仍然无法避免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无端端分神。饭吃了一一半，嘴里的东西就没味道了，看着电视，影像就模糊了，有时被他拥在怀里，也会像突地被人狠狠扯开似的，浑身上下麻木冰凉。

“你怎么啦？”东羽问。

“没什么，好像……”

“又想起他了？”他盯着我问。

我突然想哭。“我没有想他！我一点也不愿意想他！是他自己来的！他要来，我有什么办法？”

起先他总是体贴地安抚我，后来就有些不快了，再后来就不能容忍了。

我想没有一个丈夫可以容忍这样的妻子的。

“你怎么搞的？你要惦记他一辈子吗？”

“谁对你更重要一些？死人或者活人？”

“这样下去我们会完蛋的，你明白吗？”

我比他说的“明白”还更要明白，但我没有办法。有时真想拿一支棍子在脑袋里胡搅一番，什么都搅乱了，都想不起来了，干

脆神经病也就算了。

人脑不如电脑，不能把不想要的东西一古脑儿“洗掉”。任何东西一旦进入你的脑子，除非它自己不想呆在那里，否则，你赶不走它。

我赶不走渝生，我对他束手无策。

我和他根本也不存在绝交，就像我们订交也只是一种默契一样。所有的事情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慢慢退出了，没有争吵，也没有理智地谈判，他无声地，很得体地在我面前消失。

有一次因为塞车，上下行的电车都停了。隔着窄窄的空间，他凭窗和我说了几句话，问我有没有再犯头痛，电脑课程读完了没有。车开了，他站回去，木然地和我挥手再见。

又一次在商场自动电梯上，一个下来一个上去，四目交投之际，人已擦肩而过。他回过头来向我叫道：“你的发夹要掉了。”

他就是这样。几乎是小眉小眼的琐碎，却又让人心软。

东羽的球队集训，一个多星期不准回家，我一个人在家里，只觉整个家和我心里一样空。

完全是无意识的，这七八天里我尽吃一些渝生喜欢的菜。以前也试过，但东羽总是嫌味道太淡。东羽是要强刺激的，辣椒、葱蒜、麻油、咖喱、沙爹、绍酒、陈醋，有时一个菜下了四五种调味，吃得七荤八素，鼻头冒油。

有一晚早早上床，竟听到小厅里有脚步声，不知是谁在那里摆弄音响，一些细细的音乐从门缝里沁进来，隐约是《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温婉的低语，呼天抢地的恸哭，那也是渝生喜欢的曲子。

男人家不说治国平天下，闯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尽陶醉于卿卿我我的缠绵感伤，这也许正是我不喜欢他的缘故。

夜意外地静，厅口阳台上的风铃有一声没一声。细细的幽怨的乐曲，像一个人低眉诉说断肠心事，没来由地说起，又没来由地停了。空气中仿佛有什么轻轻地浮过了。

我躺在床上四肢冰凉。

半夜，电话铃声大作——是东羽打来的，说是睡不着，想我。他总是刻意或不刻意地给人这种惊喜。末了频频说：“好好睡，不准胡思乱想！”

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了。我对着话筒哽咽：“他在外面听《梁祝》，我没想他，但他自己来了。”

东羽回来，叫我辞职，我就辞职了；带我去缓步跑，我就去跑了；叫我吃很多维他命丸，我也吃了。

只要能阻止渝生再来，我什么都肯做。

但他还是来。小小的脸盘，瘦瘦的身子，怯怯的话音。似乎也没有特别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是前前后后跟着。

这年秋天我怀孕了，东羽乐得手舞足蹈。说他们陆家旺丁，一定是个男孩。又买了一大堆漂亮娃娃的照片，满屋里挂起来，叫我时不时看看，记在心里，说是生出来的孩子一定漂亮。

我说我看你就够了，孩子像你也就够了。

和这样的男人生孩子，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他的高大、壮健，雕像般轮廓分明的五官，一一进入我的身子，和我糅和起来，茁长一个全新的生命。

只因我是他的妻子，所以我为他生孩子。人世茫茫，他和我相加，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我在家里养胎。四壁是可爱的胖娃娃。我突想如果这孩子是和渝生生的，那会是什么模样呢？

这可怕的念头只是一闪，我已全身发软不能动弹。

他甚至连我的手也没有碰过，有时候在电影院的黑暗角落里，真想他伸过手来搂一搂我，有时候巴望他纤瘦苍白的手摸一摸我的头发，但甚至连这样平凡的接触也从来没有过。他只是懦怯地温顺地陪着，等待着某种结果，他不明白任何结果都得先靠自己真实地做出来。

但是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完全不可思议！人死了，他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体里再被复制出来，这怎么可能？那是看那些怪力乱神的电影看太多了。

孩子渐渐发育，但这种念头也愈来愈强烈，有时我几乎看见渝生静静坐在对面沙发里看我，盯着我隆起的肚子，怪怪地笑着。

孩子手脚能动弹了，轻轻地、几乎是温柔地触动我。那像极了渝生的动作，从来都小心翼翼，宛如一只受惊的小白兔，我巴望他来一阵强烈的，像他脚力凶猛的父亲一样，狠狠地给我来一脚。

这一次我不敢再向东羽说真话了。他不可能再忍受这样的刺激。

但这样可怕的怀胎生出来的孩子，能否有东羽精良的遗传，我自己也很怀疑了。万一孩子畏缩如渝生，那又怎么办？

大年夜我和东羽到黄大仙拜神。人山人海里他用强壮的手臂围护我。天色漆黑，飘着疏落的雨点，风在寺庙上空裹着烟团滚过。站在高处往下看，大铜炉内火光熊熊，黑压压的人群中只见线香尖头豆大的红点缓缓游走。

一种灵异莫名的氛围。仿佛不是人间，而是人间与天上，或人间与地狱交界的地方。我疑心在这里将碰上渝生，不由得紧紧攥住东羽的手，不让他离开。

我突然醒悟我欠了渝生太多。我对他的死太冷淡。我没有参加他的丧礼，甚至从来没有到他的坟头献一束花，化一点纸钱。我不知道一个人死了，他可以用另一种方式顽强地留在世上，留在别人心里。

我到渝生家是为了打听他安葬的地方。他母亲用一种怨毒的眼光打量我隆起的腹部。

他妹妹奉茶，安详地述说哥哥的一切。眉目疏朗中透着一股英气，却不像渝生那样阴郁。她捧出一大包油纸包扎的东西，打开来，把整整齐齐叠着的一些残旧信封递给我。

“都是你的，现在都还你。”

“为什么，——还留着这些？”

她幽幽地说：“如果哥哥不撕掉，那就是他想留下来的。他做什么事都有他的道理，不做也有道理。”

我把信带回来了，都是那两年我去大陆读书时写给他的。也没有什么山盟海誓，一般的只是起居饮食、读书看戏的流水帐。偶尔发一点感叹，看起来也苍白做作，并不动人。可当时收到他的信，总是有和平常日子不一样的欣喜。

他写给我的信原先也藏在自己的抽屉里，后来和东羽来往，害怕日后生出什么嫌隙来，便一一撕碎了，扔到街边的垃圾桶里。

我在银行里开了一个保险箱，藏起了这些信件。也许当日渝生临死前刻意留下它们，就为着让我有机会取回来，当作东羽之外的一种秘密，永世地收藏。

早春的日子，宿雨初晴，我独自来到渝生的坟前。小小的坟，小小的碑，碑上小小的照片。他妹妹说：“连自己的墓碑上用哪一张照片都交代了……”